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四

經濟編

人類

正直

齊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披  
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  
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  
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篋簋者有人臣不  
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  
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

臣得微有叛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亾。

漢申屠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

弄臣二字  
廷問方朔  
得役一路  
心不憚歎

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  
以不肅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  
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  
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  
嘉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  
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  
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  
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  
相幾殺臣

汲黯過大行李息曰黯弃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

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辨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

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以益己皆尸位不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

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王譚子去疾哀帝爲

太子時爲庶子得幸及卽位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亾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王閔爲中常侍閔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爲郡守病免爲中郎將兄弟並列董賢父董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閔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題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閔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從容

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閻進曰、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閻出、後不得復侍宴、

哀帝崩、太后即日引王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傅、衆庶稱以爲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何武爲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

等國別志自漢開

獨謀以爲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北世無嗣、方當選立親



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  
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  
自用莽爲大司馬莽風有可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  
舉皆免

洛陽令董宜舉糾湖陽公主光武帝始怒收宜旣而  
赦之蔡茂喜宜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  
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  
聖德中興再隆大命卽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風興  
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勢干  
犯吏禁殺人不成傷人不論臣恐繩墨素而不用莽

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賣，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寃寃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于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驕逸，賓客放濫，宜敕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

西南夷擢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陳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

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今揮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爲玄菟候城障尉。

桓帝遊上林苑，從容問爰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以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

史弼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

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髡  
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肯意懇惻。青  
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  
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  
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  
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尸可  
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職  
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辜得免。濟活  
者千餘人。

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僭俗。而

論見大  
傳

驅馳嶮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亾之禍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遠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遜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慄慄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亾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范曄陳蕃  
竇武傳論

益勲爲京兆每軍國密事靈帝常手詔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勲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

身全幸

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勲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勲以衆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于卓。唯勲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爲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爲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雋爲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汗我乃勲曰：「昔

系表身  
卷之三  
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勲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乃謝雋。勲雖強直不屈，而內厭于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賻送之，如禮葬于安陵。

魏光祿大夫徐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

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進晉公司馬昭爵為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顛共詣晉王，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



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晉武帝在江州山陰戴法興戴明寶蔡邕爲典籤及  
卽位皆以爲南臺侍御史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  
寶大納貨賄吏部尚書顧覲之獨不降意於法興等  
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覲之曰辛毗有言  
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覲之常以爲人稟命有  
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  
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  
命論以釋之

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

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  
執祭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  
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祐改  
容謝之此後稀出矣

王敦舉兵入石頭愍帝使王彬勞之會周顛遇害彬  
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甚慟旣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  
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  
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  
若之親友在朝雖無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中以極  
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

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詞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耶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耶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陵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爲豫章太守彬爲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殺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

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  
宜往也江州當人疆盛時能立回異此非常人所及  
視衰危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舍不從  
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  
待之既不至深以爲恨

嵇紹嘗詣齊王冏諮事遇冏讌會召董艾葛旗等共  
論時政艾言于冏曰嵇侍中善于絲竹公可令操之  
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懽卿何吝此耶紹  
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虛鄙  
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

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固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

顏含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太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于我。我有邪德乎。

陶回性雅正。不憚彊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

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邊舍導深愧之。

尹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鏗性傾巧，姚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

曰卿實不及胡爲不也。緯曰：陛下何如高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其遠段鏗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鏗爲北地太守。

卞壺幹實當官以褒貶爲已任，勸于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壺厲色于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

由乎此。

北魏世祖畋于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馬給  
獵騎弼悉以弱者給之世祖大怒曰筆頭奴豈裁量  
朕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世祖常以筆目之弼  
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  
游畋其罪小不備不虞之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  
方彊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爲國遠慮  
雖歿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世祖聞之歎  
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他  
日世祖復畋于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  
五百乘以運之詔使已去世祖謂左右曰筆公必不



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  
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  
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世、祖、曰、果、如、吾  
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唐太宗時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  
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  
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  
其志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  
哭盡哀自置碑文并爲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  
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

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天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天后知之、故得免。

楊國忠旣爲相、以天下爲己、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頽指氣使、莫不震懼、臺

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爲已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旣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太常卿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啟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

憲宗時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爲淮南監軍李鄴爲

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瓘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瓘  
歸引鄜爲相鄜恥由宦官進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  
吾任也鄜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  
皆辭不見

吐突承瓘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  
樓請敕學士撰文欲以萬壽酌之上命李絳爲之絳  
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  
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豈所以  
光聖德邪上命曳倒碑樓曰大不可曳請徐  
毀撤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瓘乃不敢言凡用百

牛曳之乃倒

裴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爲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白居易上疏曰牛僧孺等直言時事而遭斥逐楊於陵等以敢直言而坐譴謫盧坦以舉職事而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也一旦無罪悉疎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之乎

鄭注爲鳳翔節度使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爲參佐請

禮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宣宗卽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墮，上聞之大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不欲以郭后附葬，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皞奏宜合葬祔廟。上大怒，自敏中召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爲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

遷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嗔氣愈厲。周墀見之，舉手加額歎其孤直，解竟坐此何容令。

後周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仕。周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奈何爲之幕吏，辭疾不至。行逢迫脅，固召之，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旣而召還，會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自吾兼鎮王虜四隣，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四隣那得不畏。行逢復放之邵州，竟不能屈。宋太宗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

師平日宜  
無違此言

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真宗時樞密副使包拯性峭直耿介與人不苟合不一毫妄取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惡吏苛刻務敦厚於人未嘗不恕其飲食服用喜儉



朴雖貴如布衣時卒贈禮部尚書謚孝肅

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會有詔以

王曾爲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

并可誰不可

宜傳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  
盡忠謂美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待臯宰府臣知義而  
已不知異也

丁謂擅權至除吏不以聞李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  
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  
安計耶會議成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爲不可謂  
又欲引林特爲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旣而謂加門

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官官制也、迪進曰、東官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詈臣、爾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旣而謂

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艸之筠自  
院出遇殊殊皇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旣復位益擅權  
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  
廬州

仁宗嘗京師久旱遣使祠禱獄瀆羣臣請帝親禱于  
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王素  
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  
下知其旦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  
日詣西太一官諫官故不在屬車間時命素扈從日  
甚熾埃氛翳空比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

卷

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且子也。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愛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女出宮，而賜素銀緋。

劉太后臨朝，魯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

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卒謚簡肅。

張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爲郡王世父堯佐至太師嫺戚莫不顯貴然仁宗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妃嬖幸少比然終不得紊政及卒帝憂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爲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摺摺非禮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欲令孫沔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乃知杭州

辛被逮救廷臣襍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會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

順帝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治蓋苗言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以爲狹力辨其不可乃止又欲出宿衛士爲郡長官俾以養貧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守必擇賢而後可議遂寢又欲與角觝者錢萬貫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

公

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呂覽貴公篇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

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黜朋，其可乎？」黜朋之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黜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爲五伯。



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于戶人之少也愚其  
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飾私利  
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爲

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祁  
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耶對曰君  
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  
若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  
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  
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  
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

祁黃羊可謂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爲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

去私  
篇

劉垺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垺厚遇之。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垺曰：「公才不稱此官，垺不敢以私害公。」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垺獨賞之。

後周周行逢，唐德求補史，行逢曰：「汝才不堪爲史。」

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

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

韓昭侯

明察

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之曰：「何見也？」對曰：

「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可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

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泄吾所問於女。」乃下令

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以爲事，

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辜。

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

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恐其所而不

敢爲非。

漢蓋主上官桀桑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  
燕王上書言霍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趣太官先  
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  
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亾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  
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  
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  
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昭帝不肯下  
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之將  
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  
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

凶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譁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晉王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邪。導咨嗟稱善。

范甯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非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邑至里。諸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寔蠶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于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譖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臨事自明。足下平心處之。何取耳目哉。

唐太宗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太宗曰文帝不明而喜察事皆自決不任羣臣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白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

德宗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

宣宗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自寫而上之雖子弟不知也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選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求瑕搜匿鈎致盜詐出於不備擿發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爾使京兆爲



之猶可羞矧以天下爲度海內爲家而爲良京兆之不爲者乎陛下卽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口張膽人人自安告訐不長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置舊額通爲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爲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爲之散之通途永巷不啻數十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怒傳之語增情飾狀藹隱挾伏何所不至親戚不敢談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觀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主孫權用呂壹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深按醜誣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騭力詆其非權專誅壹覺

悟尚早。宋姜公望論遲察。

先見

魯公索氏將祭而亾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亾矣後一年而亾弟子問曰昔者索氏亾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亾矣今期年而亾夫子何以知其將亾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盪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亾其牲則餘所亾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亾也。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

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令尹闞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滂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亾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亾也。」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

後漢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六

量豆區釜鐘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  
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  
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  
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  
餒國之諸市屢賤踊貧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  
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  
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日然  
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  
人八列無大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  
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讐樂郤胥原狐續慶伯降

齊桓公  
以不宜入

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愒憂公  
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  
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  
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  
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  
公室無度幸而得存豈其獲祀

蔡侯宋公鄭伯朝于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  
我對曰蔡言地計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  
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爲善於上世也晉平公鑄爲

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  
平公曰工皆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鍾  
之不調也臣竊爲君耻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  
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鍾以爲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  
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  
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  
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  
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  
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於僅存三十四世而亡  
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

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  
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躡今去西河  
而泣何也吳起抵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而使  
我畢能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  
河之爲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楚  
有間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

也。呂覽長見篇

凡國之亾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從於城。城  
從於民。民從於賢。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  
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

曰、天下之國孰先亾、對曰、晉先亾、威公見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爲、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隣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亾也、故臣曰、晉先亾也、居三年、晉果亾、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亾國之風也、臣



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得史驥趙駢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子之身乎曰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肆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爲二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重也周鼎著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爲不善亦然

先識篇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醒何也賈君

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昏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惛惛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惠然獨先，迺學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捨遺。

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  
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饗而獻  
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  
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  
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  
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  
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嘆曰非子  
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  
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  
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亾自憂

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先寤所以存亾此先醒也昔宋昭公出亾至于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亾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鱸鮓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爲賢君謚爲昭公既亾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昔

者號君驕恣自伐諂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國  
人不服晉師伐之號人不守號君出奔至於澤中曰  
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服  
脯梁糗號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  
之對曰爲君出亾而道饑渴也君曰知寡人亾邪對  
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  
恐先說亾號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有間  
君曰吾之亾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  
亾者以大賢也號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亾何也對  
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君君之獨賢也故亾號君

喜據式而嘆曰嗟乎賢固若是苦耶遂徒行卽於山中居饑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易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亾矣猶不悟所存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也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漢賈誼先醒篇

人有爲徐先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埃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埃遠其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若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于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埃者向使主人

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徒薪曲突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爲郎

晉何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也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子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秦始初到洛下不干祿  
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嘆曰建斯堂也將  
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家赦至于殺祖父  
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  
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夫人之理旣滅大亂作矣因著  
無化論以非之永嘉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  
鷲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嘆曰昔周時  
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  
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  
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齊東昏侯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及卽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救等是時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暉更直內省分日帖救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勇錄事參軍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乃密與弘策修武備聚驍勇以萬數冬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川中兵參軍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是時衍兄懿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盡救爭權

睚眦理相圖滅主上縲近左右慄輕忍虐安肯委政  
諸公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爲  
身計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  
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

宋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  
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  
詣經筵相遇竝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  
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  
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  
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

言切而  
不計

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庇。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

為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修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

見幾

取人以人  
上不任况  
巧戶耶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伐虢之役師出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亾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聞

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累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三月虞乃亡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犢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于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犢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

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漢陳咸以律令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咸乃嘆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卽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

篤

晉齊王冏辟張翰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于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俄而冏敗然府以其輒去除吏名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

詩一盃酒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閉門修己不交當世年十二  
喪父哀慕毀悴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  
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願造  
焉服闋遂廬于墓所願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  
藜藿不充願爲僕射數言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  
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  
華而不實裴願愆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  
大丈夫之所宜行耶裴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嶽。  
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間而闕沃焦哉

灑交無味



唐楊元琰爲衛尉卿先是元琰知武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爲僧中宗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 審微

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賤曰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

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寧子其欲室乎。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官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官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官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對曰。妾聞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奈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邪。明日

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嘆曰：歎曰：之役。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嘆曰：歎曰：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偵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子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緩經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

兵革之色，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知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相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勝書說周公且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且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且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且能以不言聽。自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

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歿於法室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邊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

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爲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襄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嘉嘉之事也。而容武色，始有他事，願公備之也。劉康

公乃微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萇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爲。

呂覽精諭篇

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爲相安利也。夫爲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

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衆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爲神，以爲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郈成子吳起近之矣。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鄉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豪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



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壁。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脰。投伐禍相胸。脅管青相臍。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爲之一微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微事與國皆有。

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  
綠圖幡薄，從此生矣。觀表篇

交際而處

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

屠其家，甲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

一事邊  
橫  
長

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爲制，今日之事，我爲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宜哉！故凡戰，必悉熟備，備知彼知已，然後可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舞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

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歿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爲一。郈昭伯不勝而歿。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魯昭聽傷而不辯。其義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况于三季同惡。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爲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

察微篇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

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  
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  
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  
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  
治之于未亂管子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燒燒弗  
滅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故也事  
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  
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衛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  
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  
行還之曰啟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

更其名曰燭，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堊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鬪，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卽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濫。叔于奚辭濫，而請曲縣繁纓。

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亾而禮從之，禮亾而政從之，政亾而國從之，國亾而君從之，惜也不如多予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獲請令民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於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蹠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



八編對策 卷三十四 十一  
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宄可入。吾豈忍見宄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讀諸審微篇

善處事

唐憲宗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爲疎惡。執留。敕使奏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使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

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  
日之後，徐賜詔書。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  
自有處分。時服有司置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  
處其將士春衣，非朕所愛，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所  
稱助修宮闈，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  
速遣來。若欲且示含容，則云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  
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敬宗時，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  
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曰：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  
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

人意惜此事機所幸劉從諫未嘗久典兵馬而昭義素貧必無優賞其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但速除近地一將令兼程赴鎮使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則軍心自有所繫矣。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說軍士覬望尤難指揮伏望速下明敕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緡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臣嘗熟計利害決無卽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

宋真宗時西夏管內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

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  
旦曰。第詔德明云。已赦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  
衆來取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

宸妃李氏杭州人。實生仁宗。太后既取帝爲己子。與  
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  
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  
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  
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  
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歿。相公  
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

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元武宗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

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  
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  
時爲飛龍之事其議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  
主彥博議者勿啟一日約方啟事二宦官侍側太子  
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  
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終